

邹静之

编著

大型经典爱情古装系列电视连续剧

爱情宝典之

卖

油

郎



昆仑出版社

爱情宝典

之

卖油郎

邹静之 编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宝典之卖油郎/邹静之编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4

ISBN 7-80040-631-8

I. 爱… II. 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070 号

书 名:爱情宝典之卖油郎

作 者:邹静之

责任编辑:余天宝

装帧设计:王 旭

责任校对:刘晓京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E - 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76 千字

印 张:5.375

插 页:2

印 数:1—10100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631-8/I·469

定 价:12.00 元



《卖油郎》主要人物

任 泉	饰	朱 重
乐珈彤	饰	瑶 琴
刘亚津	饰	邢 杈
廖学秋	饰	刘四妈
沈 畅	饰	刘 兰 花
石小满	饰	洪 伯





作者简介

邹静之，祖籍江西南昌，北京长大，1952年出生。现任《诗刊》编辑部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2年始有作品发表：诗集《幡》（1989年），散文集《美人与扁额》（1991年）、《酒话》（1993年）、《一地景象》（1997年）、《风中沙粒》（1998年），小说诗文集《骑马上街的三哥》（1997年）。

曾先后获东方诗潮现代诗歌大赛奖、北京建国四十周年诗歌奖、萌芽文学奖、1993年《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学》创刊四十五周年小说新人奖。部分诗作译成英、意、法、西等国文字。近年应约开始写影视文学剧本《吹笛人》、《大地》，后创作电视连续剧《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一、二、三、四部。

朱家油铺。

一双年轻之手在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

打得飞快，边打边翻账本，记账——少掌柜朱重在盘账。

伙计邢权在给一个老者打油。

邢权一油提上来，久久地将油沥干净再倒进老者罐子的漏斗中。

人称老者为洪伯。他显然看了很一会儿了。问：你叫什么？

邢权：小的邢权。

洪伯：做油坊伙计多少年了？

邢权：刚学！

洪伯：我看你也是刚学！

邢权：老伯，您眼力好。

洪伯：不是我的眼力好！是你的手力太好了！跟你说啊，邢……邢什么？

邢权：邢权！

洪伯：邢……邢小二，我看你手力好得让人受不了。告诉你，这条街上，这临安城里谁不知道我洪大元，我们洪家吃你们朱家的油都吃了三辈子了，你们赚我们洪家的钱都够再开上两个油铺了……像这么给打油啊。谁教你的，把朱十老叫出来。

朱重听了吵放下算盘赶快过来。

朱重：洪伯，洪伯，对不住了，他新来不认得您！您担待。

洪伯：新来的，也得是老规矩呀！哪儿有像他那么打油的，一油提上来，哩哩啦啦的油都漏在你们自家油桶里了，一点富余都不带过来！跟你说，原来我三斤油要打到这儿的。指罐里的记号。现在还差很多，你看着办吧。

朱重：洪伯，给您补上，给您补上。说着舀了满满一油提油给倒了进去。

洪伯：哎！多了，不行，多了我也不要，不要。假装客气。我不占你们便宜，我！

朱重：洪伯您拿了走吧，就当今天给您赔不是了！对不起了。

洪伯半推半就：嘿！朱小官……我这可不是倚老卖老啊！你这小官还不错，虽说过继来的，可比他们朱家人强！

正说着话，女仆兰花在后边喊朱重。

兰花：重少爷，重少爷！你出来一下。

朱重：洪伯您走好！……哎，来了！来了！……洪伯您走好。

边应着边收了账本，摆好算盘往后边去。

油铺后院。

朱重应着：来了！来了！

兰花听见后，腰身一扭，背身就走。兰花二十岁左右。思春少女，有些风骚。

朱重边应边出来：兰花姐，兰花姐，喊我吗？

兰花在前边飞快走，手拿了一柄团扇，女仆今天倒弄出个小姐的样儿来。衣裙飘飘。

朱重：哎，兰姐，什么事呀？！

兰花头也不回，穿廊过屋。

朱重只有急急跟着。

院子里朱十老耳聋目花在院子里的躺椅上晒太阳。

后园子柴房。

兰花咚地开了柴房。站在门口，欲把朱重让进来。

朱重一看柴房不知什么事，不想进：兰花姐，有什么事在外边说一样的。……

兰花：外边说不方便。你进来吧，我吃不了你！

说着话一拉，朱重进柴房。兰花转身关门，身子靠在门上。正色看朱重。

朱重慌，低头不语。

兰花：重少爷。

朱重：兰花姐什么事？还，还要到这柴房中来说？

兰花：……你放心，吃不了你。我问你，这些日子为什么总躲着我？

朱重：没有啊！

兰花：没有？那天在耳房明明知道我等了
你一个多时辰，想说话，刚一照面，你回头就走，
这不是躲吗？还有那天喂鸭子的时候，脚都到
跟前了，看见我了，又转身……

朱重：不是经意的，不是经意的……男女授
受不亲……终归有不便之处。

兰花：男女授受不亲？哼！只对我一个人
不亲吧！你今天给我说清楚。

笼子里有母鸡下了蛋了，大叫。兰花嫌吵
开门放鸡，朱重也想趁机走。

兰花：等等！你又没生蛋。要想走，听我把
话说完了。

朱重：兰花姐这太……

兰花：太什么？无聊是不是……嫌我比你
大，是不是？女大三抱金砖，有什么不好！嫌我
是个下人？你还不是被人卖进来的过继子。嫌
我生得不好看是吗？今天这儿没人，我让你看
看清楚。越说越近，脸都要贴上了。

朱重躲，急中生智。卖个破绽，从兰花侧面
闪过。夺门而去。

柴房中兰花抓了两把没抓到。看人跑了，
呆站一会儿。突然把头发扯乱了，衣裙弄散了。

嗷地叫了起来。

兰花：啊！你是少爷就欺负人啊？！以为没有人管了吗？……跟你说老爷还在呢。

油铺后院。朱重仓皇从后边疾走过来。

身后边叫边追上来的兰花：你欺负人，重少爷欺负人了。

终于把耳聋的朱十老吵醒了。

此时邢权在扫院子。

朱十老：怎么了！怎么了……

朱重：……爹。

这时兰花人声俱到：老爷，老爷您可要给我做主啊！

朱十老：怎么了？鸡飞狗跳的！别哭了，朱重，你说！

朱重：……爹！爹……没事。

朱十老：没事儿闹什么？干活去……

兰花一听没事儿急了：老爷，重少爷欺负死人了，您得给我做主！

朱十老：到底怎么了？

兰花：老爷……您看我这样子，还能怎么了！重少爷方才把我叫到后园柴房……欲行非礼！老爷啊，这让我可怎么见人啊！

爱情宝典

之

卖油郎



朱十老一听是这事,眼睛闭闭:朱重!

朱重:爹,事情绝非如此。是她叫的我……
不信问邢权!

邢权扫地,不说话,三人都各怀心思等他作证。

朱十老:邢权!

邢权:哎。

朱十老:是谁叫的谁?

邢权见兰花紧张地看着他,邢权扫地:……
我不知道。

此话音一落,兰花高兴,又高声哭,朱重失望。

朱十老:别哭了!有什么可哭的。……都是年轻人,干柴烈火的年纪,哪一天要是……啊,今天到底出了事没有?

兰花一听高兴了:倒是,还没有。真有那天,凭老爷做主。全改了语调了,高兴。

朱十老:……有那一天咱家倒是不用多添人口了。说完闭上眼睛。

朱重听着不对:……爹!您歇着吧,我去前边照应去了。

朱十老:嗯!都散吧。

码头上晨雾朦胧。卜乔拎着行李，拉着瑶琴下船。

瑶琴：卜大叔，我爹妈是在这儿吗？

卜乔：说好了在这儿等的。你站好别动啊！世道乱了，人心不古。我不是看在乡邻分上，哪个管你，别动啊，等我！

瑶琴：大叔！您去哪儿？

卜乔：盘缠没有了，我去把这个行李卷卖了！你就站在这儿等吧。

瑶琴：大叔，您可快去快回！

卜乔：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卜乔上台阶走了。

油铺后院。早晨院子里没人，邢权依旧扫着地。突然要扫到一双绣鞋上了，邢权抬头看是兰花。

兰花往地上吐瓜子皮。

兰花：扫地也不看看人家的脚。

邢权：兰花姑娘挪挪脚。

兰花：停一会儿，问你个事儿。

邢权：您说。

兰花:你今年多大了?

邢权:三十三岁,属羊的。

兰花:看着可不像。像四十三的。

邢权:我……我这人面老。

兰花:心老不老?

邢权:兰花姑娘……您这话什么意思?

兰花:没什么意思。这院子里死气沉沉的,
没一个人有意思,不知你怎么样?

邢权:那,那要看兰花小姐的意思了。

兰花:……昨天的事儿我还没谢你呢,今晚
关了店过来,我谢你一杯酒。看见朱重扛着油
桶从廊下过。兰花马上改口。怎么一点水都不
泼啊!看扬的土,干点活还让我操心。说完走。
小声:这算我给你面子了,你可不能不来。

朱十老:兰花,粥熬好了吗?

兰花:老爷,哎,就来了。

兰花应着,一把皮都扔在地上。邢权扫。

码头上。老鸨刘四妈带着个杈杆,假装赶
船的人,其实是来看瑶琴。

远远地卜乔在看着。

刘四妈:哟!去富春的船怎么说走就走了。

老王怨你雇的轿子，走起来比牛车还慢。边说边拿眼睛看瑶琴。呀！小姑娘在这儿等谁呢？也是赶船去富春的？

瑶琴：回大娘，不是等船，等我一邻居大叔带我去会爹妈。

刘四妈：哟，爹妈哪儿去了？

瑶琴：我们从汴梁逃难出来，跑散了。

刘四妈：怪可怜的，走了不少的路吧。认识字吗？

瑶琴：认识。

刘四妈：瞧瞧这双手。也会写？故意拉过手来看。

瑶琴：会写。

刘四妈：叫什么名字，告诉妈妈。

瑶琴：瑶琴。

刘四妈：哟，好名字。多好的姑娘呀，你爹妈要是找不着了，我都想当你妈妈呢。

瑶琴：大娘玩笑了。……爹妈怎么能找不着？说着要哭了。

刘四妈：呀，别哭，别哭，跟你玩笑呢！别哭。嗯，好。船赶不上了，老王咱回吧！

码头边小茶棚。哗一包袱银子打开了。

刘四妈：就这么多了，人看了，不合意！

卜乔：四妈，您这话我可不爱听，这要不是兵荒马乱的，哪儿有这样的货色。琴棋书画样样都会的，可是一大户人家的小姐。

刘四妈：说的就是这啊！大小姐，万一脾气烈，调理不好，我还不是血本无归啊。到时还不如一个柴火妞来得实惠。不合意，就这么多了，要就要，不要算了！老王！这是什么茶啊！一点儿味都没有。换过！

卜乔用眼睛点着银子。

卜乔：四妈您再加十两。一路花费咱先不说，我是她家邻居，这事儿……做得还有点儿缺德呢！

刘四妈：哟！你什么时候有了良心了！说着自己缺德还要张嘴加银子。你们这些臭男人啊，一沾上钱啊！他妈的明明是个人也要装出狗样来！说着话又掏出一锭银子加上。成全你！……先别动，人带走了，你拿钱，就这个数了。老王，先收起来！

瑶琴站在柳树下一动不敢动，有点着急。

码头上刚才那只小船，晃着。船老大突然